

高考往事

□陈丽娟

又到一年高考时,看着考生迈进考场的背影,看着考场外陪考的家长一个个汗流浹背,我心灵深处的记忆便涌上心头。

舅舅是位教师,毕业于燕京大学。小时候,我听舅舅讲过他考大学的艰难过程。舅舅是上世纪30年代末参加高考的,那时候学校自主招生,考生要去报考的学校参加考试。舅舅报考的是燕京大学,需要到北京参加考试。那时外婆家有几亩薄田,外公在单位上班,靠着不多的工资养家糊口,平日里省吃俭用供养舅舅上学。舅舅刻苦努力、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中毕业时报考了燕京大学。去北京考试得花一笔钱,平时生活拮据的外公、外婆不得不卖了家中的粮食,还向亲朋好友借钱,才让舅舅顺利去北京参加高考。

舅舅怀揣着好不容易凑齐的钱,踏上了去北京高考的路。那时候交通不便,去近的地方靠步行,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去远的地方会租毛驴或马车。为了省钱,舅舅提前出发前往北京。出发那天,天还没亮,舅舅背着简单的行李和干粮,离开位于怀川大地、沁河南岸的家乡,步行到郑州坐火车北上。

舅舅走到黄河渡口时已是上午,渡口处有几个人在等船,船家说等凑够一船人才能开船过河。太阳当头照,人们在焦急等待中,船终于开动了。过了黄河,舅舅直奔郑州,到达火车站时已是满天星辰。他买了火车票,在车站的椅子上度过了一夜,清晨坐上火车,在火车咣当咣当的响声

中抵达北京。舅舅住在距离燕京大学最近且最便宜的小旅馆里,一边看书,一边等待第三天的考试。

舅舅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燕京大学。接到通知书那天,全家人都高兴极了。舅舅眉开眼笑,外公、外婆热泪盈眶,因为舅舅是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20世纪50年代末,我大哥从洛阳市一所高中毕业,参加当年的高考。高考那几天,母亲每天早早起床,给大哥做好早饭,还特意为大哥煮两个平日里难得吃上一次的鸡蛋。因为离考点步行需要30分钟,父亲便借了院里谢伯伯的自行车,带着大哥去考点,考试结束后再把他接

回家。中午和晚上,母亲单独给大哥做好吃的,并叮嘱我们姐弟几个保持安静,好让大哥吃好休息好,考出好成绩。大哥是学校的尖子生,考试时一点都不紧张,顺利考上了理想的师范学院。毕业后参加工作没几年,他就成了洛阳市有名的物理教师,也是当地最早一批特级教师。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学停止招生,老三届的高、初中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0年后,高考恢复。那一年,招生对象包括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众多考生奔赴考场。我家、爱人家和亲戚家有十多人参加高考,因为准备充分,这十多人中只有两人落榜。落榜的两个年轻人后来考上了电大,也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高考结束后,我听说那年一共有570多万考生参加考试,应考场面十分壮观。

时光荏苒,我的女儿长大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女儿也到了参加高考的时候。高考那几天,我和爱人都请了假。考试头天晚上,我俩叮嘱女儿别紧张,就当是平常考试,认真看卷子,先做容易的题,再做难题。其实,我内心十分紧张,盼着女儿能考出好成绩,顺利进入高校。爱人负责接送女儿,我负责买菜做饭。一想到在高温教室里紧张考试的女儿,以及在炎炎烈日下等待女儿的爱人,我就满心疼。我早早做好女儿最爱吃的饭菜,等着父女俩回家。女儿不负期望,顺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心仪的工作,在人生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每年高考季,我心里总是默默地祝愿莘莘学子都能考出好成绩,顺利进入高等院校深造,学到更多知识和本领,为祖国的飞速发展、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最美女人花

□朱继梅

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绽放
一抹温柔,一抹坚韧
最美女人花
你是那尘世间的绝唱
以独有的芬芳,点缀着人间四月天

你是晨曦微露时的露珠
晶莹中藏着无尽的温柔与梦想
在朝阳的轻抚下
悄然醒来
以一抹浅笑
迎接每一个黎明的到来

你是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明媚
在喧嚣的尘世中
你如清泉般流淌
用你的智慧与善良
温暖着身边的每个人
让每一颗疲惫的心
都能找到片刻的安宁

你是夜晚的星辰,遥远而璀璨
在无尽的黑暗中
你依然闪耀
用你的光芒,照亮前行的路
让迷失的灵魂,找到归途的方向

最美女人花
你是四季的诗篇
在春风中轻舞,在夏雨中坚韧
在秋叶中沉静,在冬雪中傲立
你用生命的四季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你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
是职场上的精英,是生活中的强者
你承载着多重角色,却从未言弃
以一种坚韧与柔情
诠释了生命的无限可能

最美女人花
你是爱的化身
你的眼眸里,藏着星辰大海
你的怀抱里,是无尽的温暖与安慰
你用你的爱,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

让我们向最美女人花致敬
感谢你们用生命的芬芳
装点着这个世界
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如花般绽放
在时光的斑驳中
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

瘠土向阳开

□郭艺冰

地铁车厢里,手持一束小向日葵的聋哑女孩,手语如跃动的蝴蝶,与朋友飞快地交流着。朋友的男友静立一旁,目光始终追随着她们的手势。每段交流结束,女孩会侧过头,用轻细的声音向男友“翻译”朋友的意思。直到他们下车,我仍望着那组背影——真好啊,有人懂她沉默里的语言,替她拆穿了无声的隔阂。

我的家乡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校门长年紧闭,门口仿佛总落着一层薄灰。从小学到高中,每日路过,却从未见它敞开过。小县城,能有几个特殊的孩子呢?有时甚至疑惑:这学校怎么还在?真有学生吗?

高中毕业那年暑假,我去县电视台实习。端午那天,跟着退伍老兵们去这所特殊学校慰问送粽子。第一次踏进校门,门卫室的阿姨让我在传达室稍等。透过窗户,迎面墙上是一幅手绘——一棵棵顽强绽放的向日葵。品味间,几个男孩挥着扫帚从那边冲进来,口齿不太清晰,也没听太懂,我吓得往后缩。阿姨看我紧张:“他们是去打扫卫生,不会伤人的。”里屋的伯伯起身往外护送走读的孩子,语气带着嗔怪的严厉。门口是一部分接孩子的家人,几乎全都是老人。他们挤在门卫室唠家常,这才得知,许多孩子的父母生了二胎后,便无暇顾及他们。看着始终板着脸的伯伯,那紧锁的眉头里,似乎藏着不易察觉的疼爱。

学校办公室的姐姐到了,我们搬着粽子走向食堂。食堂不大,却干净得发亮,连墙角都透着清爽,能想到老师们的用心。住校的孩子放学进来,跟着老师排队、按指令坐下,空间一时静默。起初以为他们因某种不足而内向,直到一个女生跑到同伴面前,急切地比画手语——我才恍然,有些孩子是发不出声音的。那一刻,我的眼泪猝不及防地涌出。我问校领导:“他们初中毕业后怎么办?”她是个温柔的阿姨,笑着答:“市里有专门的高中。”

发粽子时,那个打手语的女孩递给我一支橙子味的棒棒糖,又快速比画了几下。我没看懂,把手机递过去,她却摆摆手,脸上笑着,眼里却掠过一丝失落。我多想回她一串手语啊,但直到最后,也没能明白她的意思。后来,一个高个子男孩塞给我一个“蛋仔派对”挂件,他说话清晰,却因智力问题留过几级。“我觉得我能考清华北大,我妈非说我不行,把我送到这儿来。”他说得认真,我点点头竖起大拇指:“你肯定行!”

拍摄他们吃饭时,每个孩子面对镜头都是开心地笑,甚至主动凑近让我拍照。印象里,电视中的他们总是敏感内向,可眼前的他们,却像晒足了太阳的向日葵,透着鲜活劲儿。我拼命对他们笑,泪水却止不住——17岁的我,还无法全然承受这画面里的重量。

两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孩子去了市里的高中。那个说要考清华北大的男孩,或许还在朝着他的太阳生长吧。就像那天未读懂的手语,总会有人将它翻译成温暖的答案。人类在宇宙中不过尘埃,但尘埃聚拢,亦能撼动星空;而特校的孩子,是石缝里钻出的向日葵。人们总带着误解与悲悯俯视他们,却不知他们无须俯视,自己就能朝着光,倔强生长绽放。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